

关爷捉了只小花猪回家，关奶喜欢得合不拢嘴巴。小花猪在家里跑得欢，关爷、关奶前前后后跟着跑，像是跟着城里回来的孙子。小花猪“哼唧哼唧”，关爷忙着指挥关奶，又是泡奶粉又是拿水果。

小花猪吃得欢，关爷笑眯眯的，关奶也跟着笑。这天太阳好，天空高高的。

关爷的小花猪是从市里捉来的，捉得可不轻巧。市场上早买不到小仔猪了，不像过去，小仔猪装在“花篮”里，看上一只，从“花篮”里拽出，给钱，随手就拎回家。那时家家养猪，市场上常听到仔猪的嘶叫声。

小花猪是关爷托了好友李爷的儿子从养猪场寻来的。养猪场建在市里的一幢高的大楼里，怎么也看不出是养猪的地方。关爷想进去看看，门卫管得紧，进不去。关爷蜷在大门外，但还是闻到了熟悉的气味。

关爷没少养过猪，差点就养了一辈子猪。养猪关爷拿手，可工厂化养猪，关爷怎么也想像不出是怎么回事。

李爷的儿子把小花猪从大楼里带出来，是揣在怀里的。李爷的儿子是养猪场老总，小花猪小，藏在他怀里，看起来，那么小，那么可爱，和玩具差不多。李爷的儿子把小花猪递给关爷，说：叔，养着玩，烦了就还

我。李爷的儿子以为关爷是当宠物养的，父亲也是这般交待的，否则李爷的儿子也不会从场里揣出头小猪出来的。

关爷转手将小花猪揣进怀里，对着李爷的儿子千谢万谢。关爷想养头猪，想得心都快干巴了。

关爷要把小花猪拴在树下，小花猪跑得快，关爷和关奶撵不上。关奶点子多，找来了儿子给关爷捎回的领带，领带是和西装配套的，西装关爷没穿过，领带自然用不上。关奶记得关爷曾拿着领带出神，说：拴小猪合适。这下真排上用场了。

关奶会哄，一手挠痒，一手拿吃的，小花猪乖乖的，但还是“哼唧”，关爷瞅准机会，将领带斜系在小花猪前夹和脖子上，小花猪不高兴，一用劲，领带就从关爷手中脱落，小花猪带着领带跑了。领带是大红色的，小花猪奔跑，领带在飘，飘出一抹红色的风声，逗得关爷、关奶笑出泪水。

困难年代，关爷和关奶都是养猪的。养猪可以积肥，可以卖钱，猪是家中最大的收入来源。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猪好吃懒做，可口糙，吃得多，拉的就多。关爷和关奶生有两男一女，养猪卖的钱供儿女上学，供儿女吃饭穿衣，还陆陆续续盖了好几间房子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猪对一家子

陈志混到快退休，终于混了个四级调研员，算是县领导级别了，老家陈家村有史以来还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官，陈志很是得意了一阵。

文件下来那天，陈志回村转了转，还特地去父母的坟上看了看，不年不节的，就没敢烧纸。陈志在心里和父母说着话，告诉他们这一光宗耀祖的事，还特地解释了四级调研员相当于副县长。陈志心想，要是真有感应的話，父亲今晚一定会喝点小酒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喜滋滋地看着母亲。

傍晚，陈志从车上拎下两瓶酒，去三叔家，三叔笑眯眯地倚在门框上问：这不年不节的，咋想起回村转转？陈志几次想开口，告诉三叔四级调研员的事，但还是把话咽了下去，三叔是堂叔，只能算本家，算不得至亲，另外嘛，这四级调研员，村里人不一定知道咋回事。三叔又说，你陈家桥头埂的

老屋要是那些年修修多好，退了休，回来还有个住处。陈志点点头，扯开了话题。

陈志家从祖父开始一直都是单传，在陈家村，陈志没有兄弟姐妹，小的时候，村东头和他一样大的二牛也是家里的独子，算是他最好的兄弟，六岁那年夏天，村里小河洪水暴涨，洪水漫过桥面，傍晚时分，陈志只听二牛在桥上喊，可等到陈志跑到桥头，却再也没有见到二牛。陈志呆呆地哭了几天，心里暗暗发誓，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个石匠，修一座带栏杆的桥，二牛抓住栏杆，就不会被冲走了。

陈志没了玩伴，心思只有放在学习上，初中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取县师范，四年后又回到镇上初中教书，一教就是九年。那一年，镇上的政府办缺个搞文字的，陈志被调了去，算是踏上仕途。陈志心想，在政府工作，天天和镇长书记呆在一起，说不定哪天能弄点资金把陈家桥

J

月光城 小小说

张
建
春

系红领带的小花猪

X

月光城 小小说

叶
明
山

修桥

有恩呢。关爷、关奶一生养了多少头猪，关爷记得，关奶也记得，一年多的三头，少的一头，年年不断。猪小时养在家中，甚至就睡在床面前，大了关栏里，也是尽心的照顾。

猪好，猪实在是好。关爷识字不多，但知道家字的意思，就是屋顶下有头猪，有猪的家安稳。

小花猪虽拴了领带，还是散养的。关爷、关奶的房子大，小花猪有地方跑。儿女们都进了城，家中空落落的，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，就是空得慌。房子空，村子空，心也空，空得不知要装些什么好。

关爷、关奶一早一晚在村子散走，小花猪也跟着，像个跟屁虫。老伙计们稀罕小花猪，都说好多年没见猪跑。村子里有规定，不准养猪，说是怕污染环境。老伙计们听话，但心里不服，过去家家养，也没见污染到哪去，田里水、塘里水捧了就能喝。

老伙计们围着小花猪看稀奇，关爷就说：养肥了，杀年猪，请大家喝酒。关奶附和：都得坐桌子哦。小花猪似听明白了，“嗷”一声，没影了。老伙计们一阵子大笑，笑得好开朗。

村里的干部二牛来找关爷。二牛拿手机给关爷看，手机的屏幕上小花猪跟着关爷关奶跑。村子里

探头多，小花猪的镜头清清楚楚。二牛眯着眼和关爷说：叔，养猪啦。关爷瞒不了，小花猪就在脚边。关爷说：养着玩，杀年猪。二牛又笑，说：杀年猪？谁敢杀？不准私自屠宰的。关爷愣在一边，问二牛：养着玩还不行？二牛摇摇头，说：不行的，污染，叔，处理了吧。

二牛走了，关爷没当回事，还是天天带着小花猪在村子里转来转去，和老伙计们吐槽，老伙计们异口同声：好大事，不就养了头猪。

不久，关爷收到书面通知，一周内把小花猪处理了，否则猪要带走，还要处罚。

关奶流泪了，一个劲说：怎好？怎好？关爷唉声叹气，突然有了主意。自家后门外有口塘，塘中有个大墩子，大墩上生满杂树，不如把小花猪送上去。和关奶一说，关奶说，好！好！

关爷划腰盆把小花猪送到墩子上，墩子上草青、树绿，小花猪撒腿就向深处跑，可没跑几步就回了头，小花猪看见关爷在抹眼泪，接连“哼唧”好几声。

关奶心闷，说：关牢了，小花猪关牢了。关爷说：没事，没事的，划腰盆过去，就能见着。

关爷和关奶突然间就没了话。小花猪也没了声音。

给修了呢。后来兜兜转转，陈志又调到教育局，文旅局、人大办公室，临到退休，弄了个四级调研员。可修桥的梦想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实现。

快退休前的几个月，疫情爆发，县里高度重视，要求各级公路卡口必须有领导带队，严防死守，陈志被派往高速卡口带班执勤，卡点的几个人都是交通局的，其中一个副局长是陈志当年的学生，副局长说陈老师当年对他是如何如何的好，陈志没想到还有人记得他。临了又说，陈老师要是有啥需要帮忙跑腿的，尽管吩咐学生。陈志见副局长激情澎湃，便说了二牛的故事，还有心中埋藏的修桥的梦想。副局长二话没说，当即表示过几天到现场看看，又说老师当了大领导，还心系农村，做学生的一定全力以赴，弄得陈志也激情澎湃起来。

过了几天，三叔打来电

话，说村里来了一帮人，量的量，画的画，说是要修桥，领头的说是你的学生，还说你现在是县领导。陈志就把那天在卡口的情况和三叔说了一遍，并请三叔一定要支持他们工作。三叔说修桥是好事，肯定支持，临了又说，志啊！你晓得你弟在外带人做包工头，没了活干，你看这修桥的事能不能跟你那学生说说。陈志将现在的政策又和三叔解释了一遍，并表示这事恐怕帮不上忙，三叔悻悻地挂了电话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副局长给陈志打来电话说，老师啊！陈家桥怕是修不成了，县里有一封举报信，说是县领导以权谋私为自家村里修桥，副局长徇私情啥啥啥的，上面领导批示说暂时放一放，这是估计弄不成了，请老师多谅解、多包涵。

陈志接完电话，愣了好久，也没回过声。